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五回 摩訶薩先自歸宗 迦摩阿後來復命

詩曰： 四月八日日遲遲，雨後熏風拂面吹。
魚躍亂隨新長水，鳥啼爭占最高枝。
紗廚冰簟難成夢，羽扇綸巾漸及時。
淨梵中天今日誕，好將檀越拜階墀。

卻說碧峰長老任他們道「何事削髮留鬚」，他只是還他一個不答應。口兒裡須然不答應，他心兒裡卻自有個歸除。且喜的這一日就是四月初八日浴佛之辰，「碧峰會」上聽講的堆山塞海，席地幕天。好個碧峰長老，心裡想道：「今日中間，若不把這個削髮留鬚的因果剖破了，如入寶山空手回。」你看他起先時，端正在碧峰會蓮花寶座之上，頃刻裡金光起處，早已不見了個碧峰長老。眾弟子們只是個磕頭禮拜，都說道：「老爺的法門經典，正講在玄妙之處，弟子四眾人等，實指望拔離了苦海，永不蹉地獄之門。今日圓滿，尚且未修，怎麼就起身而去？伏乞老爺返旆回輪。」禱告未了，只聽得走路的都說道：「六和塔上一個老爺，金光萬道，好現化人也。」眾弟子聞知碧峰老爺在六和塔上，只是虔誠禮拜，念佛懇求。碧峰長老心裡想道：「這回卻好點破他們了。」金光一起，翻身又在碧峰會上寶蓮禪座中間，端端正正的坐了。四眾人等齊聲上啟道：「老爺何事見棄眾生？」碧峰長老道：「我見你眾生們班次混亂，污我的眼睛，故此到那塔上去亮一亮這個眼珠兒。」四眾人等又齊聲上啟道：「望乞老爺指教，哪些兒班次混亂？」碧峰長老道：「你眾生們有有鬚的，有沒鬚的，有鬚多的，有鬚少的，都站在那一坨兒，怎麼不是混亂？」四眾人等又齊聲上啟道：「望乞老爺指教，怎的樣幾分班？」碧峰長老道：「有鬚的站一邊，無鬚的站一邊。」好個四眾人等，即時間分作左右兩班：有鬚的居左，無鬚的居右。碧峰長老又說道：「鬚多的站一邊，鬚少的站一邊。」四眾人等，即時間又分作上下兩班：鬚多的居上，鬚少的居下。碧峰長老道：「分得齊不齊？」四眾人等齊聲道：「班齊。」

碧峰長老弄了一個神通，問聲道：「那丹墀裡左側站的甚麼人？」四眾人等起頭看時，果真丹墀裡左側站著一位聖賢，身長□尺，面似抹朱，鳳眼鸞眉，美髯絳幘。碧峰長老道：「你甚麼聖賢？」那聖賢道：「手擎三國，腳踏五湖，人人道我，美髯丈夫。」碧峰長老道：「既是美髯公，請回罷。」劃喇一聲響，早已不見了這位聖賢。碧峰長老又問道：「那丹墀裡右側又站著甚麼人？」四眾人等起頭看時，又只見丹墀裡右側也站著一位聖賢，身長□尺，面似靛青，環眼劍眉，虬髯絳幘。碧峰長老問道：「你是甚麼聖賢？」那聖賢道：「不提漢末，只說唐初，人人認我，虬髯丈夫。」碧峰長老道：「既是虬髯公，請回罷。」也劃喇一聲響，就不見了這位聖賢。

四眾人等站在班上，齊聲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無量功德。」碧峰長老道：「不是阿彌陀佛，一個是美髯丈夫，一個是虬髯丈夫。爾眾生哪個像丈夫？」四眾人等齊聲上啟道：「左班有鬚的像丈夫，右班無鬚的便不像丈夫。上班鬚多的像丈夫，下班鬚少的便不像丈夫。」碧峰長老得了眾生這句話便起，一手捻著自己的鬚，一手指定了眾生，問聲道：「我的這鬚，可也像丈夫麼？」四眾人等如夢初醒，如醉初醒，齊聲道：「弟子們今番卻解脫了，老爺是『留鬚表丈夫』。」只這句話，雖則是個五字偶聯，傳之萬古千秋，都解得碧峰長老削髮除煩惱，留鬚表丈夫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名山閱萬古，明月來幾時？
願游屬中秋，萬里雲霧披。
心閒境亦靜，月滿山不移。
沉茲飛來峰，秀削清漣漪。
下有碧峰會，颯颯仙風吹。
主者碧峰老，崑玉不磷緇。
茲山暫寄逸，所至琴且詩。
削髮除煩惱，躋彼仙翁毗。
留鬚表丈夫，怡然大雅姿。
雲駢與風馭，來往誰可知？
但聞山桂香，繽紛落殘卮。
愧我羈軒冕，妄意臯與夔。
那知涉幻境，百歲黍一炊。
風波世上險，日月壺中遲。
何如歸此山，相從為解頤。
朝霞且沆瀣，火齊兼交梨。
晨夕當供給，足以慰渴饑。
此事未易談，聳耳聽者誰？
洗盞酌山靈，吾誓不爾欺。
天空萬籟起，為奏埴與篴。

卻說碧峰長老剖破了這個留鬚表丈夫的啞謎兒，莫說是四眾人等念聲阿彌陀佛，就是毗沙門子、三藐三佛陀，也念聲阿彌陀佛；就是弗把提、泥犁陀，也念聲阿彌陀佛；就是優婆塞、優婆夷，也念聲阿彌陀佛；就是陀羅尼、諸檀越，也念聲阿彌陀佛；就是僧綱、僧紀、茶頭、飯頭、菜頭、火頭、淨頭，一個個的念聲阿彌陀佛。碧峰長老照舊個登臺說法，四眾弟子們照舊個聽講皈依。

卻不知鳥飛兔走，寒往暑來，人人道講經的講到妙處，好做圓滿哩；個個道聽經的聽到妙處，好做圓滿哩。哪曉得「佛門無了又無休，刻刻時時上水舟」。怎見得「刻刻時時上水舟」？卻說四眾人等弟子，要做圓滿，便就有個弄神通、闡法力的那謨來了。只見碧峰長老坐在上面，那些四眾弟子列在左右上下四班。每日家這些弟子進門時，剛剛的坐下，一個人懷兒裡一匹三汗絹，或是一匹四汗絹；傍晚出門時，一個個又不見了這一匹絹。因此上街坊上嘈嘈雜雜，都說道碧峰會上聽經的失了絹。正是「尊前說話全無准，路上行人似飛」，一下子講到了碧峰長老的耳朵裡面去了。碧峰長老心裡想道：「聽經的失了絹，這絹從何而來？從何而失？中間一定有個緣故。待我明日與他處分。」到了明日天明之時，只見四眾弟子一個個的魚貫而來。剛剛坐下，分了左班、右班、上班、下班。長老微開善口，講了幾句經，說了幾句典，問聲道：「爾眾生懷袖裡可有甚麼沒有？」那些四眾人等聽知長老問道，連忙的把個懷袖裡裡揣一揣來，還是昨日的那匹絹，齊聲答應道：「弟子們懷袖裡一個人一匹絹。」長老道：「果是一匹絹麼？」四眾人等齊聲道：「果是一個人一匹絹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們都交到我這裡來。」這些弟子們一個人交了一匹絹。長老道：「你們還坐定了。」這些四眾弟子們仍舊的分了四班。長老又講了幾句經，說了幾句典。長老道：「這是甚麼時候？」左班領班的弟子，就是那個遲再。遲再立起身來，走到時辰牌下一看，已自是午末未初，轉身回覆長老道：「此時已是午末未初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午末未初，爾眾生趁早散罷。」長老說一聲散，眾弟子們起得一個身，長老面前那些絹卻又不見了。長老道：「你們且慢去，待我來一個個的驗下過。」好個長老，高張慧眼，上元神，一站站在門首，把這些弟子們排頭兒數過，唱名而去。一數數到一

個弟子，原是個出家人：

幾載棲雲祇樹林，瑯瑯清梵發餘音。

三乘悟徹玄機妙，萬法通明覺海深。

玉塵揮時龍虎伏，寶花飄處鬼神欽。

紅爐一點鵝毛雪，消卻塵襟萬慮心。

碧峰長老看見這個弟子有些仙風，有些骨氣，心裡自忖道：「端的就是這個陀羅賣弄也！」狠著的喝上一聲，正是：

巫峽中霄動，滄江二月雷。

龍蛇不成蟄，天地劃爭回。

那個弟子看見這個長老來得凶哩，掣身便走。這個長老看見那個弟子去得緊哩，金光一聳，颼地裡趕將來。那個弟子卻不是走，卻是會飛。這個長老又不是會飛，又不是騰雲，又不是駕霧，一道金光就在半天之上。一個在前，一個在後，叫做個緊趕上，趕得個弟子沒奈何。那弟子情知是走不出杭州城來，卻也又是有些家所的，把個眼兒一睜，只見桑園之內一個小小的人家，兩扇籬門兒，一個高高的架子，那架子上簇的一簍青頭蟲兒。是個甚麼蟲兒：

吐絲不羨蜘蛛巧，飼葉頻催織女忙。

三起三眠時化運，一生一死命天常。

卻原來是個蠶婦養的蠶蟲兒。那蠶蟲兒一個個的頂著一個絲窩兒。是個甚麼窩兒？只見它：

小小彈刃渾造化，一黃一白色相當。

待看獻與盆繅後，先奉君王作袞裳。

卻原來是個蠶蟲兒作的絲繭兒。好個弟子，搖身一變，就變做一個蠶，坐在那繭兒裡面去了。

這碧峰長老卻又是積慣的，翻身就趕將進去。趕將進去不至緊，反又遇著一個禪師。那禪師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碧峰道：「在下金碧峰便是。」那禪師道：「來此何幹？」碧峰道：「適來有個法門弟子，賣弄神通，是我趕將他來，故此輕造。」禪師道：「那弟子轉身就出去了。」碧峰道：「老禪師尊名大號？願聞其詳。」那禪師道：「不足是法名慧達。」碧峰道：「何事宿於繭室之中？」慧達道：「我晝則坐高塔上去說法，夜則借蠶繭裡面棲身。」碧峰道：「怎麼說法要到塔上去？」慧達道：「雲崖天樂，不鼓自鳴。」碧峰道：「棲身怎麼要到蠶繭中去？」慧達道：「石室金谷，無形留影。」碧峰道：「謝教了。」好個長老，剛說得「謝教」兩個字出口，已自渾身上金光萬道，騰踏到了半天，高張慧眼，只見西湖之上陸宣公祠堂左側，有一片小小的雜店兒，那店兒裡擺著兩路紅油油的架兒，那架兒上鋪堆著幾枝白白淨淨、有節有孔的果品兒。是個甚麼樣的果品？它：

家譜分從泰華峰，冰姿不染俗塵紅。

體含春繭千絲合，天賦心胸七竅通。

入口忽驚寒凜烈，沾唇猶惜玉玲瓏。

暑天得此真風味，獻納須知傍袞龍。

卻原來是一枝藕。那弟子又弄了一個神通，閃在那藕絲孔兒裡面去了。

這個神通怎麼瞞得碧峰長老的慧眼過去？果然好一個長老，一轆轤逕自趕進那藕絲孔兒裡面。今番趕將進去不至緊，卻又遇著裡面一個禪師。那禪師道：「來者何人？」碧峰道：「在下金碧峰便是。」那禪師道：「來此何幹？」碧峰道：「適來有個法門弟子賣弄神通，是我趕將他來，故此輕造。」禪師道：「那弟子轉身就出去了。」碧峰道：「老禪師尊名大號？願聞其詳。」禪師道：「不足是法名阿修羅。」碧峰道：「何故宿在這藕絲孔裡？」阿修羅說道：「是我與那帝釋相戰，戰敗而歸，故此藏身在這藕絲孔裡。」碧峰道：「老禪師戰怎麼會敗？」阿修羅道：「摩天鳩鳥九頭毒，護世那吒八臂長。」碧峰道：「老禪師藕絲孔裡怎麼好宿？」阿修羅道：「七孔斷時凡聖盡，□身圓處剎塵周。」碧峰道：「謝教了。」剛說得「謝教」兩個字，只見渾身上金光萬道，早已騰踏在不雲不霧之中，把個慧眼一張，只見西湖北首寶石山上：

一聲響亮，四塞昏沉。紅氣撲天，黑煙障日。風聲刮雜，半空中走萬萬道金蛇；熱氣轟騰，遍地裡滾千團烈燄。山童土赤，霎時間萬屋齊崩；水沸林枯，一會裡千門就圮。無分玉石，昆岡傅野哭之聲；殃及魚蝦，炎海播燭天之禍。項羽咸陽，肆炎洲之照灼；牧童秦塚，慘上郡之輝煌。關伯商丘之戰，非瑾舜之能懷；宋姬亳社之妖，誰吞莽局以為備。訝圓淵之灼昭，糜竺之貨財殆盡；驚武庫之焚蕩，臨邛之井灶無存。雖不是諸葛亮赤壁鏖兵，卻沒個劉江陵返風霖雨。

這一天的火好利害也。碧峰長老慧眼一開，又只見那個弟子弄了一個神通，躲在那紅通通的火燄裡面。長老也自趕得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金光閃處，一手把個保俶塔的塔攏將過來，連那上的九個生鐵盤兒都帶將過來，左手疊在右手，右手疊到左手，把那一個塔揉做一根禪杖，把那九個鐵盤兒揉做九個鐵環，這就是那一根九環錫杖，碧峰老爺終身用的。有詩為證：

九節蒼蒼碧玉同，隨行隨止伴禪翁。

寒蹊點雪鳩頭白，春徑挨花鶴膝紅。

縮地一從人去後，敲門多在月明中。

扶危指佞兼堪用，亙古誰知贊相功？

卻說碧峰長老拿了這根九環錫杖，眼兒裡看得真，手兒裡去得溜，照著那個火頭狠的還一杖。這一杖不至緊，打得個灰飛煙滅，天朗氣清。這個弟子今番卻沒有飛處，你看他平了身，合了掌，雙膝兒跪在地上，口兒裡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，超拔了弟子罷！」碧峰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敢在我會上弄神通，賣法力哩！」弟子道：「今番再不敢弄甚麼神通，賣甚麼法力。」碧峰道：「會上失了綱，就是你麼？」弟子道：「是。」碧峰道：「前此還有個傳說，道會上不見了許多皮，敢也是你麼？」弟子道：「也是。」碧峰道：「你既是做了這等的無良，你好好的吃我一杖。」方才舉起杖來，那弟子嘴兒且是快，叫聲道：「師父且不要打，這是弟子的禪機。」碧峰道：「你是甚麼禪機？」弟子道：「昔日有個大志禪師，在這個會上講《法華經》，晃朗閒雅，絕能清嘯，能使聽者忘疲，能使聽者忘倦。今日師父說經，就是大志禪師一樣腔調，能使聽者忘疲，豈真是失了皮？能使聽者忘倦，豈真是失了綱？」這兩句話，說得有些譜，就是長老也自無量生歡喜，說道：「既這等說，卻是疲敝之疲，不是皮革之皮；卻是勞倦之倦，不是網網之網。」弟子道：「便是。」碧峰道：「『疲倦』兩個字，便是解得好。你叫我做師父，這『師父』兩個字，有些甚麼因緣？」弟子道：「這『師父』兩個字在南海補陀落迦山上帶得來的。」碧峰道：「怎麼是補陀落迦山上帶得來的？」弟子道：「補陀山錦囊受計，願隨師父臨凡的便是。」碧峰道：「我也不記得甚麼錦囊，只一件來，你既有錦囊，那錦囊裡面有甚鈐記？」弟子道：「錦囊之中止有三個字兒。」碧峰道：「哪三個字？」弟子道：「是個『天開眼』三個字。」碧峰道：「這『天開眼』三個字，有何用處？」弟子道：「用來轉凡住世。」碧峰道：「果真住在天眼上麼？」弟子道：「因為是沒去尋個開眼，就費了許多的周折哩！」碧峰道：「後來住的如何？」弟子道：「把個南膳部洲排門兒數遍了，哪裡去討個開眼來？一直來到這杭州西北上二三百里之外，有一個山，其高有三千九百餘丈，周圍約有八百餘里，山有兩個峰頭，一個峰頭上一個水池，一個屬臨安縣所轄地方，一個屬於潛縣所轄地方，東西相對，水汪汪的就像兩隻眼睛兒，名字叫個天日山。我心裡想道：這個莫非就是『天開眼』了？況兼道書說道，這山是三□四洞天。」碧峰道：「有何為證？」弟子道：「有詩為證。」碧峰道：「何詩為證？」弟子道：「宋人鞏豐詩曰：

我來將值日午時，雙峰照耀碧玻璃。

三□四天餘福地，上中下池如仰箕。

人言還有雙徑雄，勝處豈在阿堵中！

兩泓秋水淨於鑿，恢恢天眼來窺東。」

碧峰道：「既得了那錦囊中的鈐記，你托生在哪裡？」弟子道：「就托生在山腳底下姓鄞的鄞長者家裡。」碧峰道：「你出家在什麼地方？」弟子道：「就出家在山之西寶福禪寺。」碧峰道：「你叫甚麼法名？」弟子道：「我的腳兒會飛去飛來，口兒會呼風喚雨，因此上叫做個飛喚。」碧峰道：「這卻不像個法名。你原日在西天之時，叫做個甚麼名字？」飛喚道：「叫做個摩訶薩。」碧峰道：「只你一個摩訶薩？」飛喚道：「還有徒弟迦摩阿。」碧峰道：「迦摩阿在哪裡？」飛喚道：「他也從補陀山上討了一個錦囊。」碧峰道：「他的錦囊卻怎麼說？」飛喚道：「他的錦囊又是五個字。」碧峰道：「五個甚麼字？」飛喚道：「是『雁飛不到處』五個字。」碧峰道：「他這五個字卻怎麼樣住凡？」飛喚道：「他也曾把個南膳部洲細數了一遍。」碧峰道：「畢竟怎麼一個樣兒的雁飛？」飛喚道：「直在溫州府東北上百里之外有一個山，約有四□里高，東連溫嶺，西接白岩，南跨玉環，北控括蒼，頂上有一個湖，約有□里多闊，水常不涸，春雁歸時，多宿於此，名字叫做個雁蕩山。徒弟說道：這個莫非就是『雁飛不到處』也？」碧峰道：「你方才說著春雁來歸，怎麼當得個雁飛不到？」飛喚笑一笑道：「將以反說約也。」碧峰道：「這句又是儒家的話語了。」飛喚又笑一笑道：「三教同流。」碧峰道：「好個『同流』二字，只這雁蕩山有何為證？」飛喚道：「也有詩為證。」碧峰道：「何詩為證？」飛喚道：「王□朋的詩為證：

歸雁紛飛集澗阿，不貪江海稻粱多。

峰頭一宿行窩小，飲啄偏堪避網羅。

又有林景熙的詩為證：

驛路入芙蓉，秋高見早鴻。

蕩雲飛作雨，海日射成虹。

一水通龍穴，諸峰盡佛宮。

如何靈運屐，不到此山中？」

碧峰道：「他既得了錦囊中的鈐記，卻托生在哪裡？」飛喚道：「他就托生在山腳底下姓童的童長者家裡。」碧峰道：「他出家在什麼地方？」飛喚道：「他就出家在東內谷峰頭之下白雲禪寺。」碧峰道：「如今叫做甚麼法名？」飛喚道：「他地場是個東內谷，禪林是個白雲寺，他就雙關兒，取個法名叫做個雲谷。」碧峰道：「你哪裡聽得來的？」飛喚道：「風送水聲來枕畔，月移山影到牀前。」碧峰道：「原來你是看見的。」飛喚道：「曾游松下路，看見洞中天。」碧峰道：「先覺覺後，自利利他，你快去叫將徒弟來。」飛喚道：「悟由自己，印乃憑師，弟子就去也。」

真好個飛喚，口兒裡說得一個去，半天之上止聽得一陣響風呼，早已到了那個雁蕩山，把一個雁蕩山一□八個善世寺，叫喚了一遭；又把個東邊的溫嶺，西首的白岩，南邊的玉環，北首的括蒼，搜刷了一周；又把個東外谷五個峰頭、東內谷四□八個峰頭、西內谷二□四個峰頭、西外谷二□五個峰頭，翻尋了一遍；又把個大龍湫、細龍湫、上龍湫、下龍湫檢點了一番，並不曾見個徒弟的影兒。飛喚心裡想道：「師父命我來尋徒弟，沒有徒弟，怎麼回得個師父話來？」好個飛喚，翻身又到那一□八個善世法門裡面去挨訪。只見過了個靈岩寺，就是個能仁寺。飛喚起頭一看，倒也好一個洞天福地也。祥雲蕩蕩，瑞氣騰騰。飛喚照直望裡面跑著，轉轉彎，抹抹角，卻早有一個道院，各家門兒另家產，門額上寫著「西山道院」四個字。飛喚進到裡面，卻早有一個禪房，兩邊子卻是些禪僧。飛喚打一個問訊，說道：「徒弟雲谷在這裡麼？」人人默坐，個個無言。內中只有個老僧答應道：「過了大龍湫還上去數里，叫做個上龍湫。那山巖壁立的中間有一個石洞兒，就是雲谷的形境。」飛喚得了這兩句話兒，就是「石從空裡立，火向水中焚」。再陪一個問訊，望外面只是一蓬風，找至大龍湫，上了上龍湫，只見飛流懸瀉，約有幾千丈。果真那個山巖壁立，怪石峻嶒，中間可的有一個小洞兒，方圓止有八九尺。洞外奇花異卉，洞裡石凳石牀。飛喚看了一周，洞便是個洞，卻沒有個雲谷在那裡。心裡想道：「到底是個未完。」心兒裡一邊籌度，眼兒裡一邊睃著。過來只見洞門上有幾行字，隱隱約約，細看之時，原來是一首七言八句。這七言八句怎麼說？詩曰：

蓬島不勝滄海寒，巨鼇擎出九泉關。

洞中靈怪□三子，天下瑰奇第一山。

棹曲浩歌蒼靄外，幔亭高宴紫霞間。

金芽自蛻詩人骨，何必神丹煉大還。

卻說飛喚看了這詩，讀了這詞，心兒裡就有一個主意，他想道：「找不著徒弟，打得著徒弟的詩句，轉去回覆師父的話，也有個准憑。」就把這七言八句都已記將他的來。聽地裡一聲響，早已轉到了杭州城上來，回碧峰長老的話。

卻不知這七言八句的詩，有些甚麼意味，又不知碧峰長老看了這七言八句的詩，有何剖判，且聽下回分解。